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### 第八回 章秋谷意氣結新知 方幼惲平康逢舊識

卻說方幼惲正在偷看那對過房間的客人，心中轉念甚是面善，忽聽得那人稱呼他「秋翁」，方才兜的想起這人的姓名，不覺大悟，自己笑道：「我的記性怎的壞到這步田地，隔不多時，竟是想他不起，可不是笑話麼？」連忙掀起門簾，進去招呼。一看官，你道那不知姓名的少年是誰？原來就是那風流才子、詩酒名家的章秋谷。

自從打發金月蘭動身之後，在家中住得不多幾日，總覺鬱鬱寡歡，加以秋谷才華絕世，豐采驚人，論文則援筆萬言，論武則上馬殺賊。驚心烽火，聊為梁父之吟；舉目河山，盡有唐衢之慟。一身傲骨，四海無家，鍾期之遇難逢，狂白之金欲盡，不免就牢騷鬱勃，變成個使酒的灌夫，罵人的劉四，竟有些信陵君醇酒婦人的氣象起來。便覺在家無趣，重為滬上之游，也住在四馬路吉升棧。到此雖不多幾日，卻著實結識了幾個有名的人，一個叫做辛修甫，是個內閣中書，學問極其淵博。秋谷聞名往訪，辛修甫與他談得十分投合，果然名下無虛，一見如故。一個叫做王小屏，是個報館的主筆，深通時務，兼擅西文。他從前看過秋谷一篇論說，甚是佩服；此次曉得秋谷來申，急急的到棧相訪，成了傾蓋之交。還有兩個，一個叫葛懷民，是個舉人；一個是大挑知縣，叫呂仰正，卻是辛修甫介紹與秋谷相知的。這幾個人都是金石論心，芝蘭合臭，俯視山海，高見風雲，絕無時下少年酒食徵逐的惡習。

秋谷自到上海，訪他去年一個舊好信人，名叫陳文仙，年止二十七，花妍柳媚，玉潤珠溫。去年秋谷做他，甚是要好。這陳文仙氣息沉靜，居然像個閨閣大家，並無紅信人的一種時髦氣派，今年從西安坊調到兆貴里來。秋谷除了訪友，便到陳文仙處閒坐。文仙也從不叫他吃酒碰和，轉是秋谷過意不去，替他繃繃場面。這一日，正是秋谷的主人，請的就是辛修甫等數人，並兩個同棧居住的同鄉，隔夜已經照會客人點好了菜。秋谷恰午後無事，便到陳文仙處，約他同坐馬車到張園吃茶；又遇見了陸蘭芬，談了一會。秋谷因坐不住，便到彈子房去合人打了兩盤彈子，方才同了蘭芬、文仙出來。天色已是不早，因蘭芬苦邀秋谷同文仙去坐坐，便又到蘭芬處坐了一會。看看已有七點多鐘，蘭芬知有檯面，不好留他，只叮囑秋谷常來走走。

原來秋谷與蘭芬只是淡淡的交情，並沒有什麼相好，只是蘭芬向來敬重秋谷，所以見了面，不覺十分親熱，以致在張園相遇，引起方幼惲的氣來。

只說秋谷同文仙回到院中，辛修甫已先來了，餘客也便絡繹而來。秋谷做了主人，慇懃對酬無不儘量。到得酒酣耳熱之際，辛修甫偶然說起新黨悖謬之處。從來酒在肚裡，事在心頭，早把章秋谷一肚皮的牢騷提了上來，便高談闊論了一大篇，又痛飲了幾大杯酒，方才吟出那四首感懷的七律來。座客一齊稱歎。

秋谷連飲了數杯急酒，微覺有了醉意，忽見門簾一起，又走進一個客人高叫秋谷道：「老世兄，幸會幸會！你發得好議論，吟得好詩啊！」秋谷醉眼朦朧，急切認不出他是誰，立起來細看，方認得是小時同學的方幼惲，便笑道：「我的眼鈍，幾乎認不出來，幼惲兄好眼力。」方幼惲大笑道：「豈敢！你在張園和陸蘭芬談心的時候，我早就看見你了，覺得面熟，又一肚皮想不起你來。剛才若非有人叫了你一聲『秋翁』，只怕到明年也想不起了。」秋谷也大笑，慌忙作揖，又請幼惲與眾客一一相見，道：「不嫌殘席，就請一同坐下，敘敘可好？」幼惲道：「我是一個姓祝的朋友請我在張月紅處吃酒，恰恰遇見了你，豈非奇逢？你這邊我不能久坐，還要過去應酬。你住在什麼棧房，我明早過去奉看就是了。」秋谷連說：「不敢奉屈，現在暫寓吉升棧。」幼惲大喜道：「我也是寓吉升棧。既是同棧，更好相敘。」

少停回棧，我們再談罷。」秋谷留他不住。

幼惲仍舊過來，見花寶玉、林佩珠一齊走了，檯面將散，劉厚卿看見嚷道：「你這半天走到那裡去了？馬褂也沒有穿。」幼惲對他說了緣故，便同著厚卿謝了主人先走。兩人又到花寶玉、林佩珠家去打了兩個茶圍。林佩珠出局，沒有回來，花寶玉已經回院，應酬得甚是週到。幼惲看他相貌，眉目清揚，腰肢柔細，也算得花叢中一個出色人材。

幼惲為著自己心中不快，也無心久坐，拉著劉厚卿出來，路上埋怨他道：「我朝你搖手不叫陸蘭芬，你偏要我仍舊叫他。你看他剛才的形狀，口也不開，立起身來就往外走，惹氣不惹氣？」厚卿被他埋怨，倒也無言可答。幼惲又道：「我以前的銀票、戒指被他搶去，不上緊去追他，為的是有過相好，不好意思。不料他錢物到手，頓時翻轉面來。他既無情，我亦無義，如今我們就商量一個主意，去問他硬討可好？」厚卿笑道：「這是你說癡話，他東西已經入手，你就去問他硬討，他肯拿出來麼？」幼惲愈覺氣忿道：「難道他不肯拿出來就罷了不成？我一個世家子弟，白白的受了他一場糟塌，還送了一大注錢，竟連個妓女都弄不過，這不是笑話麼？」厚卿大笑道：「老弟，怎麼看著你這樣一個人，竟是一點不通世故。你的銀票、戒指被他搶去，可有什麼憑據麼？這是打不得官司、告不得狀的事，可有什麼法兒！就是打了官司，那堂上的官兒也要審情度理。你們自然交情深厚，那銀票、戒指才得到他的手中，現在你要硬追回來，難道好當他賊贓追麼？這樣的事情都要經官，他吃了皇上的俸祿，那裡管得了這些閒事！況且宦家子弟飲酒宿娼，自己先有一層不合，怎能再去告他？這裡又是租界，不能違背章程，不比內地各處的娼寮，若真個十分可惡，便好打掉他的房間，叫他吃了驚嚇。上海地方，是打鬧娼家先就犯了捕房的規矩，就要拉到捕房裡去。我們都是面子上人，可坍得起這個台麼？」

你想這事有甚法兒？」

幼惲先前怒氣填胸，恨不得立刻把陸蘭芬的房間打毀，方出這一口惡氣，被厚卿一番話，說得頓口無言。想來想去，呆了多時，覺得這話果然不錯，歎一口氣道：「果然如此，我也只好認個晦氣，只算自家病了一場，用幾個買命的銀錢罷了。」

但是那一張票子被他搶去還是小事，那一個戒指是母舅徐觀察美國回來送給我戴的。

我戴在手上，家父還時常叫我留心，千萬不可失去。現在回去，倘然為不見了戒指，查問起來，可不是一件難事？你總要去想個妙法，將那戒指代我收回，感激非淺，那銀票就送了他罷。」厚卿搖頭道：「我前天已經碰了他一個釘子，現在就去問他，想來萬萬無用。你不曉得我在他那裡，被他一冷一熱的話說得十分難過，我是再不去尋第二個釘子碰了。」幼惲見厚卿不肯答應，便急了道：「不論有用無用，托你務必要去一趟。」我本來也不認得什麼陸蘭芬、林黛玉，原是你的來頭，難道我們的交情，這點點小事多應承不來麼？」說罷，又連連作揖。厚卿無奈，應允道：「我去是去，然而收得回收不回，我是不管的，我總盡心竭力替你干就是了。」幼惲連連稱謝，便催他：「此刻就去，我在棧房候你的回信可好？」厚卿知道推卻不脫，只得同幼惲分路，幼惲自回棧去。

厚卿到蘭芬院中，尋見了陸蘭芬，婉婉轉轉的將來意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幼惲現在的意思，情願將二千銀子不要，只望收回戒指，你的意思如何？若肯還他，便交給我帶去也好？」蘭芬聽了冷笑道：「耐劉大少來說仔，論理是勿好勿依，不過俚格人忒嫌來得希奇。倪叫俚自家來拿，倪自然要撥俚格，啥格人影子也勿見，像煞倪是啥格強盜。倪倒也有點脾氣格，俚耐自家勿來末，倪直頭搶定還仔俚格哉。」

厚卿陪笑勸解道：「你也不要動氣，他的心上並不怪你，你把戒指給我帶去還他，我隨後再叫他來陪你的禮可好？」蘭芬又冷笑道：「戒指是勿錯，倪探子俚一隻勒浪，也勿知撥倪放到仔陸裡去哉，現在一時無尋處。俚一定要倪還末，倪只好賠仔俚一隻末哉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伸出纖手來，兩手共帶著十餘只金剛鑽、紅藍寶石的戒指，耀眼爭光，向劉厚卿道：「劉大少，耐揀仔一隻罷。」厚卿見他伸出手來，吃了一驚，只見五光十色，光怪陸離，不覺目定口呆，停了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既不是他的原物，我怎好胡亂拿去？我回去對他說明，一定叫他自己來拿，好在我是旁人，也不能管你們的事。」蘭芬道：「格末謝謝耐，對俚說聲，叫俚明朝就來，倪還有閒話說勒。」

厚卿應了，自回吉升棧來，見了方幼惲，把手一拍道：「何如？我說是萬萬無用的。」幼惲忙問何如。厚卿把蘭芬的話向幼惲說了，幼惲氣得發昏，長歎一聲，默然不語。厚卿也因張書玉忽然改了面孔，不知是為什麼，也是悶悶不樂。

過了一夜，幼惲去看章秋谷。原來他住在納字官房。相見之後，略敘幾句寒溫，秋谷見他似有不悅之意，便問他道：「幼惲兄，為著什麼事情神氣這般蕭索？」幼惲意欲相告，又覺難以為情，只推頭痛並沒有什麼心事，秋谷道：「我們兩人道義相交，幼同筆硯，如有為難之事，盡可同我商量，或者是有可以為力之處，亦未可知。」『幼惲聽了，沉吟不語，欲言不言。秋谷再三問他，幼惲仍是不肯實說。秋谷心中不悅，拂袖而起道：「我再三請問你有何心事，原是一片熱腸，想要替你排解，怎麼你把我看作外人，半吞半吐的做那婦人女子的樣兒，究竟是何意見。」幼惲見秋谷已有怒意，只得把初做蘭芬甚是要好，後來為著一對戒指頓然翻面，搶去銀票、戒指的前後情形細細說明，又道：「並不是把你當作外人，不肯相告，實是我在張園見蘭芬待你甚是親近，只道你和他也有什麼瓜葛，所以不便說明。」秋谷道：「我與蘭芬向來認得，卻不曾有過交情，並連局也不曾過一個，這有什麼嫌疑？」

幼惲乘便要秋谷去替他要回銀物，又道：「昨日的光景，蘭芬待你甚好，你如肯替我收回，料想蘭芬也不好意思不聽。」秋谷道：「我生平為人最愛管人閒事，時常罵那班坐觀成敗的鄙夫都是涼血動物，自家豈肯遇事退避，畏縮不前？但是天下無論什麼事情，都有一個公理，不能專聽一人的私見。我也要審情度理，方可替你出頭。或者沒有什麼別故，自然可以替你收回。蘭芬也不是那種專愛銀錢的人，或是你們有了相好，其中另有別情，那我就不能過問了。」幼惲力辨並無別情。

秋谷聽了心中疑惑，想起蘭芬為人尚好，向來待客還算略有良心，何至如此？

想了一會，又問幼惲道：「他可曉得你有錢？」幼惲道：「我雖沒有同他說過，卻是第一天在張園見面的時候，劉厚卿朝他說的。」秋谷猛然拍手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便問幼惲在蘭芬身上除了那二千兩錢之外，一共花過多少銀錢，可曾替他辦過什麼衣裳首飾。幼惲道：「通共算來，那二千兩票銀不算外，只吃了三台酒，現還沒有付錢，就是現付了二□塊錢的下腳，也沒有替他辦甚衣飾，他又並沒有向我開口，我也樂得省幾個錢。」秋谷不待說完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了罷，我的老哥！

你要省錢是要住在家裡，為什麼要走到上海這花錢的地方來？既然到了此間，上了場面，可就講不起省錢的話了。你且坐著不要性急慌忙，聽我替你講這道理。」秋谷言無數句，說出一番道理來。幼惲聽了，方才如夢初醒，連連點首。正是：

說破高唐之攀，頑石點頭；儼除絲竹之情，現身說法。

未知章秋谷所說云何，請聽下回交代。